

文淵樓叢書

韓詩外傳疏證

第五冊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
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
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
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
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
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
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
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
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
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
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
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
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
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
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
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
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
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
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
爲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
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

有昭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荀子王制篇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

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

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
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
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
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
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
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
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
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於是獨好之以天下
之民莫欲之也然而於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

窮然而於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
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
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
臣小用之則威行隣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
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
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荀子

君道篇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

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
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衣冠言行爲己同於
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己無異於老墨而不知
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
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
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
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
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

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
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
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
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
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
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
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
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
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

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極舉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堙桀跖之世

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僂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己有大法矣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礙恁張法而度之則掩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